

一日不见,忽忽若失——流芳与子薪

□李宁



李流芳像

李流芳(1575—1629年),字茂宰,又字长箫,号檀园、香海、泡庵,晚号慎娱居士。檀园主人,居嘉定南翔。与唐时升、娄坚、程嘉燧并称“嘉定四先生”,与钱谦益友善。在晚明与董其昌、陈继儒等人被称为“画中九友”。李流芳擅画山水,笔墨苍劲腾逸,气韵俊爽。绘画风格近黄公望。李流芳是明朝万历年间的举人,诗词、文赋气韵意深,文辞典雅,书法轻松舒畅,刚健婀娜,得苏东坡笔意。明朝天启二年(1622),李流芳进京会试,闻听宦官魏忠贤专权排斥异己,义愤填膺,赋诗离去,从此专事书画创作、文化研究。著有《檀园集》。

张廷祚(?—1624年)字子薪,屯桥(现江桥镇火线村)张家后裔,工诗文。

痛失好友

有的日子,对于有些人来说注定是刻骨铭心的。

大明天启四年(1624)8月的某一天,对于李流芳来说又是一个极为悲痛的日子。前段日子,这位诗人、画家还徜徉在杭州的山水之间,沉醉于西子湖风和日丽的江南春日美景,高朋满座,饮酒赋诗作画,乐不开怀。未曾想,8月回到嘉定南翔,却得知好友张子薪已于半年前去世,如今子薪的坟墓上已经茅草没足。这个现实,让一向视友如命的李流芳内心大恸。他一时缓不过神来,这次真不该出门啊,对于没有能在最后时刻守在好友身边,李流芳泪流满面,痛悔莫及。

感情甚笃

张子薪家住屯桥,李流芳家住南翔北市。每来来往,都是李流芳一叶扁舟,从横沥河拐入封家浜,往西,若逢潮退水落,不消半个小时即可到达屯桥。你来我往,张子薪、李流芳情意益笃。李流芳曾表示:里闲之友、昔惟三人(汪际、吴耕远、潘景升)最后得子(张子薪)久而益亲。“一日不见(张子薪),忽忽若失。”但张子薪身体一向不好,经常抱病在家,极少远行,故而两人之间的往来,李流芳去屯桥居多,



上海区县报优秀品牌

张子薪到南翔少。“一味之甘,一花之开”,双方便飞书相报,流芳时时勤舟揖屯桥之畔造访张子薪,以至于屯桥村里的老婆婆、阿姨、孩童都与李流芳面熟。老媪老远看见,便热情招呼,儿童大呼小叫,奔走报与张子薪接客。李流芳还曾说,张子薪这样的人,千万人里一人。甚至说,子薪已死,我眼里已看不到张子薪,我的余年还有谁能与之快乐相处呢?

名士布衣

屯桥的张家,出自宋代代理学家张载(号横渠)之后,史称郾伯。到了明朝,张梓、张楸,一为嘉靖年间鸿胪寺署丞(掌管朝会、筵席、祭祀赞相礼



张子薪家住屯桥(现江桥镇火线村),李流芳家住南翔北市。2人每来往,都是李流芳一叶扁舟,从横沥河拐入封家浜,不消半个小时即可到达屯桥。

李宁/摄

议),一为南京兵部车驾司员外郎。族中多有张崇鲁等文人名士,在当地亦属名门望族。然而,张子薪除了工诗文之外,却是一个典型的布衣文士,家资仅有屋3间、园数亩而已。李流芳说他“富贵寿考、子孙衍蕃、诸福之中、子无一焉。”属“贫下中农”。

而李流芳在当时却是名满天下的诗画“明星”。据嘉定知县谢三宾记述,“长蘅(李流芳)累世簪纓,科名二十载、文字书画,绚烂海内、其徒盗窃名姓及横炫售者,犹足以奉父母、活妻子。”意思是,李家几世做官,流芳中举20多年,文章书画,才艺出众,海内有名。若社会上同行剽窃其作品,冒用其姓名或炫耀卖其画,足以养家糊口,甚至过得滋润。可见当时李流芳的知名度,不亚于现代的齐白石、张大千。

相较于李流芳的知名,张子薪是个无名小辈。在艺术建树上,志书只称其“工诗文”,然而,他为人不俗。志书称:屯桥,是高士居住的地方。所谓高士,即是志行高尚的读书人也。而李流芳也是性情中人,“遇不平事、无问朝野,辄义形于色……或发词偏宕或诗文感愤。类于骂讥嘲諷。”

最能显示李流芳性格的,还是那一次,地方官员在苏州为奸相魏忠贤造生祠:许多地方官员纷纷前去参拜,谢知县一时为难,与李流芳说起这事,想听听他这位在野人士的意见。李流芳旗帜鲜明,态度明确地说,“拜是一时事,不拜是千古事。”表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气节风骨,从中看出,李流芳与张子薪情谊之基石是建立在道德品行之上的。在李流芳眼里,张子薪是个表里如一的人,“直肠如注,一言非

议,面发赤,子之介性,百炼钢铁,铤瓢屣空,嗟来弗屑,嗟乎,子真道器。”意思说:张子薪是个老实人,心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,若有人说不符合道义的话,就会与人争得面红耳赤,性格耿直如铁,即使家里断粮,也不会求人乞食,他是个坚守道德的人,李流芳也同情他“不能度世”,两人“情谊益深”。

金兰契友

李流芳曾在《檀园集》中叙述过这样一件事:“二月二日,与子薪……泛舟南郊,听江君长弦歌。值雨,子薪偕尔凝、君长宿余家。盆兰正开,出以共赏,子薪故有花癖,烧烛照之,啧啧不已……”话说张子薪爱兰成癖,晚上点

友无限,实际不是随随便便的,遇到品行不端的人,必不与其同流合污,只为像你子薪这样的人才肯挥毫泼墨。

失画逸事

李流芳为张子薪作画可谓任劳任怨,毫不吝嗇。在张子薪卧病无法随李流芳出游时,李流芳免不了带着“任务”。每次张子薪将素册投之,叮嘱:“我不能游,而又失子,庶得子画,以代我游,日以代子谈,何如?”意思说,你走了,我又不能跟你出去,希望你看到的美景画成画带回来,以代替我跟你一起出游。你看好不好?李流芳听了内心很悲痛,不忍拒绝。李流芳为了博得这位兄弟的愉悦,宁可忍受“腕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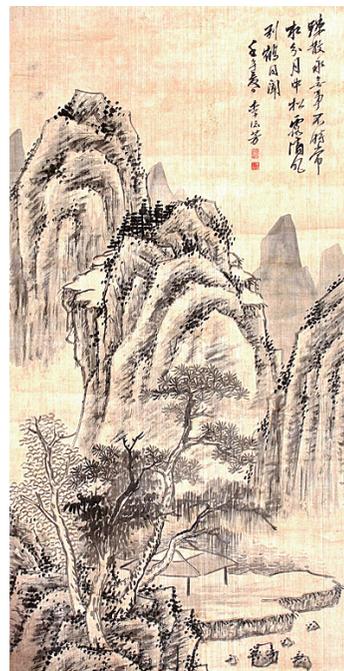


于是李流芳默许记下了这段画坛逸事。李流芳作画无数,在朋友中,邹方回、张子薪是李流芳的铁杆“粉丝”。因而俩人收藏李流芳的画也最多,可惜张子薪死后,家里所藏李流芳之画均不知被何人取走,让人惋惜。

张子薪之死,引起了李流芳的无尽哀思,这次李流芳出游西湖时,张子薪特地赶到南翔与李流芳话别。李流芳见张子薪健康状况尚可,以为他已病数年,卧卧起起,一向如此,没想到这一次竟是永别,更让李流芳揪心的是,在杭州时,病重的张子薪留下遗书,盼其归来。可是李流芳却不曾早点返回南翔,痛哉!每每想到这点,李流芳仰首呼天,泪流满面,早知如此,真不应该出门呀,“子行我送,非我谁责?”李流芳愧疚不已。

天不愁遗

“天不愁遗,夺我郑子,又失子薪”,在此之前,李流芳的好友沈愚公、闻子将,沈无回、郑闲孟等先后逝去。这一次接着张子薪离他而去,知音一个一个离去。对于李流芳来说,孤独感越来越强,面对张子薪的亡位,李流芳发出哀呼“嗟呼,子薪,我手尚在,援毫自废,赏音不在从子书来”。意思是说:以前我曾埋怨为你作画累的手腕欲脱,可现在我手尚在,可你走了,再也不会看我的画了,没人欣赏了,我作画也只能作废了。村园门巷逐花低,藤蔓桑花咫尺迷……屯桥一带,水土丰美,林茂花繁,鱼肥虾壮,麋鹿隐没,风景依旧,可此处独不见了张子薪。让李流芳伤心的是,张子薪之死,屯桥之风光再难留恋了。这里已没有像子薪这样的朋友了,我还来干什么?当然李流芳又表示是否还有像张子薪这样“适彼乐郊麋鹿鱼虾,我将与交”。意思说:要么还有像张子薪这样不羨富贵,安贫乐道于乡村的麋鹿鱼虾之间,淡泊而远离功利禄之场的人,我可与其交朋友,可是“今之人不可以明,唯子知我”。呜呼、哀哉!如今的张子薪在哪里可寻啊,李流芳哀痛不已。



了蜡烛欣赏兰花,旁人看来简简单单的几茎叶子,让他一说,那不但是有“高”有“下”、“有”有“正”有“欹”、“有”有“平”有“揖”,甚至能联想到“如笑”、“如嗔”、“如羞”等诸多情态来,当真是太有才了!而生病中的李流芳和他面对兰花,谈得高兴,竟然病都好了大半。不消说,绝意仕途,性好山水的李流芳也是一位“兰癖”之人,才能息息相通,心领神会;室有兰花,并有意气相投的金兰契友相伴,竟使他病病消减,一如良药,当真是兰事中的一桩美谈。

兄弟情谊

李流芳与张子薪是为乡党,2人年龄相仿。张子薪的精神生活一直沉溺在李流芳的圈子里,时时以李流芳为精神支柱。而张子薪身体多病,早先还能随李流芳同游苏杭,后来足不能出户,交游既绝。李流芳每每给予兄长般关怀,“日隔一日,必遣人问病,十日五日,必自往探望。”可见李流芳对这位兄弟的关爱之情。

俗话说,多年的朋友成兄弟。张子薪对李流芳再无客套,将这位名人视为“佣人”。时不时“吩咐”李流芳为其作画。在张子薪家中,李流芳的作品虽“筐屣盈溢,仍征索不已。”李流芳称“我腕欲脱,子壑无涯”,言下之意,累得有点吃不消。然而李流芳对于张子薪难填艺术的“欲壑”,从未推却。李流芳虽为人和乐“喜接后辈周贫交,尤喜成人之美,未尝有所怨忌。”但是逢富贵人求画,他却不是随便给画的,李流芳自我表白称:“我虽好广中实捐狭,啄三尺,非子莫发。”用现在的话说:我李流芳看上去宽宏大量,交

不能止”的疲惫。

让李流芳最为感到“任务”吃紧的一次是在1622年7月。这一年,张子薪的病似乎愈加严重,张子薪忽然想起去年此时,邀请李流芳来屯桥欣赏红叶茉莉,酒酣兴发,李流芳倚窗作画10幅,因酒醉尚未题字,将画卷带回檀园,于是张子薪索要那些画。而李流芳去年回家后便将画卷放在书架上,此时找来找去,就是找不着,继而翻箱倒柜10日仍不得。念张子薪爱画人骨,籍以病中遣兴,故不敢告之实情。无奈之下,李流芳耐着酷暑,连夜挑灯作画,虽然心急火燎,李流芳觉得比起去年的10幅,画得差不多,甚至更胜一筹。李流芳充满希望,“若画能治疗疾病,子薪当豁然起,为自己置酒,红茉莉下,开东轩一赏之。”言语间,李流芳对张子薪的情谊溢于怀。

对于这件让李流芳顿足叫悔的画卷“失踪案”,竟在2年后有了发现。原来,当年8月,杭州朋友邹方回来到南翔李家,见书架上有画,便“顺手牵羊”拿走。后来李流芳与邹方回同游时,邹竟将这些个画让李流芳补题字,李流芳发现这些画竟是2年前为张子薪画的那批画。李流芳大呼“暴戾”,谴责邹方回说:不要以为主人已死,可以逃避指责了,再也没有比你邹方回更加恶劣的了。当然,李流芳对于邹方回的谴责是基于推心置腹的基础上,他骂归骂,一边仍然为其题字。将画归于邹收藏。事实上,李流芳对于自己画的这10幅画是不太满意的,张子薪已死,他本想让邹方回将这些画烧了。邹却说,不可,这是我们两人一时事也,兴会所在,岂在于画之优劣?